

铁道 两人行

TIEXUE LIRENXING

吴传之◎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吴传之〇著

铁血 两人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丽人行 / 吴传之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9-09751-6

I. ①铁…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6628 号

铁血丽人行

TIEXUE LIREN XING

吴传之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杨 耘 赵长杰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40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751-6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

长松岭这地方，寂寞了许多年。它残留的松柏，大都权桠虬结、半边干枯、针叶萎缩作一堆，樵夫都提不起胃口。也有几株因地角倾圮，成为悬崖，远离了斧斤，细细瘦瘦，郁郁葱葱，指向天空。长年累月老鹰在断崖绿云育雏，黄花在顽石老藤自怜。白云经停，蓝天如盖。月枕风拂，冷径残碑。虽然非林非园，不山不丘，晓得历史的人来此逗留一会，便会觉得它气与天接，高与云平。

这天，刘莺和秀云走到这里来了。

姑娘小伙两天前相逢在一个旅游景区。秀云是台湾的育蝶人，当时，他对刘莺说一路上总有几只蝴蝶跟随你，别人都不奇怪，以为你头发上有什么香水，我晓得这和香水没关系。其中我还看见了稀罕的虎斑蝶、优酷粉蝶、红歌星蝶，恭喜你！刘莺姑娘只露个抿笑。

他俩后来便坐在一山麓小亭里说话。秀云说起一同来大陆的爷爷吴子宇，讥笑爷爷真是无事忙，他这几年在海峡两岸穿梭来往，为过去的母校招魂。姑娘对此无甚兴趣，听着而已。



秀云又说爷爷可能是为母校招魂的事有眉目了，无事忙又有了新课题，要给他寻找爷爷。姑娘多少觉得新鲜，便问：“呃，这是怎么回事？”

“爷爷说我还另有一个亲生爷爷，很可能是当年抗日战争时的空军，名叫赵芸——不是常山赵子龙那个赵云，是草头的芸。”“嘻，抗日战争……空军……”“哈哈，遥远吧？”“也不算。那你的亲爷爷，他……”“牺牲了吧？其实关键是奶奶，战争中，奶奶下落不明，爸爸便成了孤儿，当时才两个月。我爸现在还在军队，所以提起往事，他总是一声不吭。呃，我爸叫吴鹰，我叫秀云，我奶奶叫杜芊。”

“嘻，连奶奶都介绍。”刘莺笑时轻轻眨动眼皮，这已令秀云中了几次魔，觉得她眼睛像对袖珍的荧光凤蝶，会翩翩飞动。

“因为奶奶才是关键。据说我的很多方面，如兴趣爱好这些，都是奶奶遗传。”“长得也像奶奶？”“唉，就是长得不像。奶奶别号叫七仙女，你可想而知！这不光说她的外貌——慢慢再给你讲。”

“慢慢再给我讲……”姑娘脸上挂着逗弄的笑容，“我呀，家有奥秘，我一定要去寻根究底，别个想还没有呢！还坐在这里闲扯……像时间不值钱！”“哈，你是说，我该丢下正事……”“正事不正事，正事做得再好，一个根都没有的人，吹过一阵风，天上一朵云，飘起的……”“哈，你说完！”“成不了大器。”“嗯，你不简单哪，说的话！”“简单不简单，就该听爷爷的！”“好，听你的！”秀云手一拍膝盖。“别乱说呀，我不够格当谁的爷爷！”姑娘眉尖儿蹙起，可话音落下后，又别过脸去“咯咯咯”笑起来。然后，像对自己骤雨般的笑感到不好意思，站起来要走。



秀云抢前两步：“我想约你……我们一起走！”这句话从他遇见姑娘，就在喉咙左冲右突，一旦撤去防守，顺口就出来了。

姑娘在听他说“恭喜你”，并看他一眼后，就在等这句话。可是，这人何人？她心里虽有七分喜，又还带三分忧。现在她有了主见：“哼，我晓得你想约的，是过去那个叫杜芊的女孩子。你把我当成了那个女孩子！”“鬼灵精，你能看透我的心！”“乱说！我呀，就是要心重，想走遍所有好耍的地方。可是又怕累，歇歇走走，就像只蝴蝶。我从你说的，猜得到杜芊也像。”

两天后，姑娘便带秀云来到长松岭这个寂寞荒芜的地方。

没有路，他们只在野草乱石中走。忽然来一股风，于深草中吹出块碑状物。拨草一看，石上刻“空军坟”三个字。秀云十分惊讶，扭头看刘莺一眼。刘莺边揩着脸上汗珠，冲他一笑，还做个怪相。

他俩分头继续在荆棘草莽中搜寻。秀云找到两块碑石，可用指头一点点抠出字看，都没有“赵”字。忽听刘莺在叫他：“喂，你来看！”他遂奔过去。此前刘莺一点点在拖开一大堆荆棘，她如此执着，因为她从一个偶然的角度的角度，看见在枝叶缝隙的深处像有块碑，怦然心动，她就锲而不舍将这些缠绕紧密绞结如蚕茧的藤蔓扯开，手指都刺破出血了，终于露出约有两尺高一段碑石，因为糊着青苔和泥土一个字也看不见。秀云跑过来将青苔泥土剥开，露出残字：上面一个字，左边剩一竖，右边一个寸，这大约是个“付”。字形太扁，还该有个字头。下面一个字，亦是上下结构，能辨识清楚的，上部右边是个“又”、下边是个“土”。他俩都难掩脸上的失望。

秀云站起对墓碑鞠躬说：“惊动了，真对不起！”蹲下将碑的四周收拾干净。抬头不见刘莺，便叫了一声。远远传来她的回答：“哦，就来——”秀云笑笑，原地站着。

刘莺来了，捧着件插花：一簇翠绿的松针上绽放着几朵玉兰、孔雀花干花，还有几朵这里的野花。中央伸出几条银白色的干枝，像火焰，像缎带，又像手指，飘飘袅袅指向天空。篮子是用枝条编的。她将插花摆在碑前。

“咦，”秀云叫道，“真好看，又有韵律，你的手好巧哇！不过，这干花、干枝从哪里来的？包里随时带着的？”

“插花都有名字，”她笑道，“你取个名字。”

“天堂。”秀云不假思索道。

2

吴子宇偎着嘉陵江石门大桥的栏杆，享受江风的吹拂。江心那两只逆游的巨龟石还在。这两只巨龟石原是江上风景，江上奇观，如今它们恰好做成了大桥的桥墩。中国自古就有用活龟来垫柱脚的传统呢，这两块江心石状若巨龟，真应了它们的宿命。它们在江心快活自在了千万年，如今被人利用，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总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们在江心自由冲浪的情景了。

这里旧名石门坎，“门”指的就是那两只巨龟石。也许正是这两只冲浪的巨龟石吸引了游慎敏校长，他才选中了这里，在这里建设东南工业专科学校的新家。



吴子宇还看得见两只巨龟在江心畅游。他眼中的沙滩洁白又柔软,同学们赤脚在沙滩上奔来奔去,踢球、晒太阳、游泳。还有人在沙滩上挖洞,把偷来的青香蕉埋进滚热的沙洞,但等他过两天再来香蕉就无影无踪了,好沮丧……他想着这些不禁笑了。过去这里有好多芭蕉园和香蕉园,他遂放眼望了学校那片芭蕉园,但那里现在已变成灰扑扑的建筑群。而河滩正在挖沙,满目疮痍。当年,校园被密密层层的芭蕉林包围着,那涌动的绿浪与白沙滩相映成趣,而且在视觉中与远处歌乐山上的松涛连成一片。

他不禁挠了挠自己变得光秃的头顶,觉得绿色稀少的校园故址就像人老了一样。

江上往来着张张白帆。那时汽船少见,往来的尽是白帆。运输当然是轮船好,但要说赏玩和观景,那还是要帆船才有诗情画意。上水船全靠赤膊的纤夫们,在他们的号子声中行驶。而同学们每日都和着纤夫的号子在读书,每日都被纤夫瘦削筋强的体型感动着。有的同学一遇机会还脱鞋下水、挽起纤绳,在这帮腰弯得像虾子的人群中添几只虾子,就差没打赤膊。

假日里,巨龟石总是托着一群青年学生,在冲浪,它背上的学生在忙着野炊。学生有的从江心取水,有的在钓鱼,有的在和船工喊话,说要买鱼。有时双方还隔着急流说些粗话和笑话——当然,要没有女生,另外还要方博士不在场。方博士和女生通常是同来同往的。方博士一般不会来嬉水,但是有女生去请他,说她们想玩又怕危险,那么他只要不是太忙,是一定会欣然前往的,这是他的绅士风度。

方博士是东工精神的重要推动者,对东工,除游校长外他最有

影响力。方博士高高的个儿，方正的脸膛，白净面皮，讲一口标准的国语。学生们对他都敬畏三分，各种场合只要他威严的目光一扫，闹哄哄的人群立刻鸦雀无声。可他比学生又大不了多少，故在带领学生郊游时，他可以完全抛开师道尊严，就像个娃儿头。像此时吧，吴子宇偎在大桥栏杆上，还看得见方博士穿件短袖衬衣，长裤裤脚卷起，正和学生们在沙滩踢球，被沙子弄成了花脸；看见他离开前在江边洗脸之后还要用打湿了水的手指将头发梳理整齐……

噢，那里，鳞次栉比的楼房和工厂，曾是荒凉的而又苍翠的，静寂的而又火热的呀！片片的农田，片片的树林、香蕉林，还有片片的荒坡。石砌的东南工业专科学校校门质朴厚重。吴子宇籍贯少城，说来有趣，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工迁渝的大队人马尚未到达时，这个高小才毕业的放牛娃就已在这处新校门走进走出了。若以对母校的感情排序，吴子宇一定排东工学生中的前列。而这一切——情感与经历——又源于他的小学老师温漱玉。他揣着一颗在农家孩子中算得上细腻的心，目睹了温老师与东工游校长的相识与相爱。

吴子宇上高小时，班主任温漱玉还是个少女。抗战开始，东南工业专科学校从南京溯江而上，在少城暂时扎下营盘，谁料得到，它在吴子宇心里就永久扎下了营盘。后来东工和温老师都走了，到重庆去了，吴子宇也偷偷跟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当报童，当小工。后来他又回少城读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在少城已经相当于秀才，可以在乡下教初小或进城谋一份像样的工作了。但他还一心一意要读东工。衰败的家景使



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笑模样了，瘦骨嶙峋的父亲躺在竹凉椅上抽水烟。他对儿子说道：“儿啊，爹没有钱供你再念书了，你念书就念到这里了吧！”

可他对父亲道：“爹，如今家里的景况不好，两个妹妹又小，按理我该去找一份事情做，或者就回家种田吧，来挑起家庭的担子。可是，我如果读得更高一点，那对家庭对国家都更有益呀。至于念书的钱，也有不收费的学校。”

“啊，有不收费的学校？”“东工呀！东工是五年制专科，招初中生。而且是公费，不要家里一个钱。另外，还有师范也是公费。爹，我想去考东工！只是爹你的身体……”

他紧张地等着父亲的回答。他未料到的是，父亲不仅点头应允了，而且在他枯瘦的脸上浮起慈祥的、欣慰的笑容。因为父亲的这个笑容，所以在两年之后，以及在这五十年之后，当他跪在父亲的坟前时，他并不特别的难受和特别的后悔。在他读东工的头年里父亲就去世了，他未能尽孝和奔丧。

他千里奔波到重庆去报考了东工。出考场时他碰见了游校长，羞于自己在考生中显得很寒酸，且自我感觉题做得不好，便赶紧低下了头，要快步走过去。但游校长将他喊住了，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为了保险还去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遂回家里苦等消息。

师范学校先于东工发榜，他名落孙山。众所周知，东工对成绩的要求高于师范，他已经灰心了。但仍有那么一线希望吧？所以东工没发榜他就不愿出去找事情做。

这天他在自家田里薅秧，因有几个初中同学来了，他从田里上来，带着两脚的泥水，就和同学在路边的大黄葛树下说话。天气闷

热，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的叫声一片，吵得人直想捂住耳朵。他说起重庆的学校只有东工还未发榜，而英语和数学自认都只能得六十几分，根本无希望了呢。正在叹息之时，有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坐一乘滑竿到了，就在大黄葛树边停下滑竿歇气。她见这几个小男生垂头丧气的样儿，就细心听他们说话。因听见吴子宇在说考东工，她便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正巧，这是我刚离重庆时买的一张报纸，上面登了东工发榜的名单，你拿去看吧！”

她起身揭起了垫在石头上的报纸。吴子宇慢吞吞地走过去，一脸无所谓的神气，榜上无名的坏消息，倒不如不看。报纸在他手里有些抖，当他看见自己大名列在航空机械科的倒数第二名时，他竟哭了！这姑娘和那几个同学相顾讶然，想起范进中举的故事，怕他会疯。当他拭着泪跑回家时几个同学连那姑娘都跟在他后面。及至他在父亲面前破涕为笑时，及至他母亲笑咪咪地为大家煮荷包蛋吃时，大家才跟着笑了。

那姑娘爱笑，从少城嫁到别处，五十年后已满头银丝了。吴子宇还打听到了地址去看她，她说起当年吴子宇“中举”的情景，还一说一个笑。又追问他为何师范落榜却考上了东工？这问题吴子宇想了五十年却依旧答不上来。游校长治校严格不徇私情是出了名的，吴子宇不愿对任何人说出他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游校长在录取他时破了一次例。那么游校长为什么要对他破例？是游校长被他眷恋着东工的深情感动了，还是温老师给游校长写了信的？对此他至今没有问过温老师，而且他永远也不会问。

吴子宇等跟着长松岭桃花沟管理处的崔主任来到山坡上，见这里林木葱茏，对面远远的也有一道山岭，两山之间有弯弯一条小溪，向西南流去。秀云打量脚下这片空地，说道：“爷爷，我看这里就好，山清水秀。嘿，选在这里，你们学校可能还会兴旺发达呢！”吴子宇冷笑道：“我们学校？鬼校！我们这批人死了也就完了，还发达个屁呀！不过这里位置也好，在边上，不和别的人打挤。而且正对着那边山脉，位置又像是在正中。”

遂对崔主任说就要这里，二十个平方吧。崔主任道：“好呀，但是你只要二十平方，那北边就还要剩一些，不好再给别人了。你看，我把这边斜坡给你垒起来，垫土，这样将近有三十个平方，就算二十五个平方了，可以吧？”吴子宇就问总共要多少钱。崔主任问了式样和要用的材料，想了想说：“大概要花三十万吧。”吴子宇“啊”了一声说：“我顶多有十五六万块钱！”崔主任就不言语了。秀云见刘莺在一边笑，走拢说：“想办大事，又很抠门，是不是？这因为是校友大家集的资。”刘莺道：“我不过笑一下，说这些做啥呀！”

秀云抬头向那边道：“那就小一点吧，只要十五个平方。”崔主任道：“那这里就不合适了。好的位置还有，你们随便走走。”

不觉转到了后山南坡上。只见斜坡下面是片树林，再就是远山，四方环顾皆无人踪。崔主任并未跟过来，叫几声他才露面，说



前面那片树林是景区，不开辟的。秀云道：“请你过来！”崔主任道：“二位自己看呀，我多嘴反而不好。”秀云道：“我看哪，这地方总有点名堂，或吉或凶，对不对？”“咦，为啥这样说？”“就因为你显得一点都不热心！你看，他现在都不肯走过来。”崔主任这才笑着走过来了，道：“这位先生，我看你虽然年轻，但是很懂得风水，我想听你的高见？”秀云笑道：“我哪里懂什么？只晓得点皮毛。听人说过，风水，就是与气的散聚相关的一套学问，而择地所要追求的，也就是‘生气’二字，对不对？我看这一处的树林植被，长得格外的生机勃勃，可见它的生气是很充足的呀！而且这里的岗峦，浑圆可爱，要说位置凶或恶，是怎样都说不过去的吧？”崔主任叹道：“你这些虽然都是外行话，但是也把内行的道理包含进去了。按照风水，地有吉气。气吉，形必秀润端庄。我也就不瞒二位了吧，这真的是块好地方。换了别人，我不会同意的，但是我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个对革命有功的老前辈，是很有资格的。”吴子宇道：“好，那就定了，在这里！”又问崔主任定金要多少，马上下去就交定金。

崔主任对他的爽快感到高兴，便关心地说这个季节雨水多，工程进度缓慢，问他们这墓要不要赶时间？日子择好没有？吴子宇却道：“不需要择日子！”崔主任有点诧异地问：“你们不择个日子？就我晓得的，你们台胞对择日子，比大陆人还更讲究。”吴子宇道：“这位老先生的后人，就是我们这些，也都死了一大半了，还择什么日子？日子倒有一个，还早，是明年的三月间，那时大家都要来悼念。所以你这里尽量把工程做细致就行了。”

出了桃花沟，秀云问吴子宇：“爷爷，你走累没有？”吴子宇瞪他一眼。他忙笑道：“刘莺说那边风景好，从山梁还可以望见市区，又不远，去看一看！”吴子宇问刘莺：“你是本地人？”刘莺光笑。秀云道：“爷爷，这话你现在才问。”“听她是本地口音。”

走一阵之后，秀云因观察蝴蝶和植物，掉在后面。又走，已没有路，只能在草丛中穿行。刘莺时时掉头问：“爷爷，要不要牵着你？”吴子宇道：“我的腿脚好，眼睛也好。你管好自己不要跌跤，就行了。”有段较陡的坡，走了一半，刘莺说：“爷爷，石头上坐着歇一会，等他。”吴子宇便坐下，盯着刘莺。刘莺也看着他笑。吴子宇道：“嘿，你们搞啥子名堂！前面路都没得，有啥子风景？”刘莺笑道：“秀云说先不说，要让你惊喜一下——也可能没有惊喜。”

吴子宇眼中的刘莺：时而身轻似燕，时而像是弱不禁风；时而偎着秀云细语呢喃，时而又使使小性子。难得对爷爷开言必笑，对爷爷的牢骚话也必笑咪咪听完，且“爷爷”叫得比秀云还勤。吴子宇对她除了觉得有点神秘兮兮之外，看着十分顺眼。

两个又走。到了一处山间台地。周围稀稀拉拉长有松柏，其间灌木葱茏，草蔓竞长。边沿有的塌成悬崖，有些砌过的痕迹。吴子宇脚踢的几处地方，甚至有水门汀。这里虽然荒芜，周围树梢、草丛、云端的鸟叫如碎玉、如鸣簧、如唱歌。各种的粉色、紫色、黄色、彩色花朵如抹如撒。突闻窸窣窸窣，呼呼啦啦，有团灰色羽毛



蹿出，冲向蓝天去了，吴子宇吓了一跳。再一看，刘莺站在一块石头旁边，对着他笑。

吴子宇走拢看这块半截被揩拭干净的石头，三个模糊又清晰的字——空军坟。说清晰是吴子宇弯腰抚摸石头，觉得一笔一画像用刀在眼球上刻，在心上刻。他打直腰仰头望着蓝天，蓝天已变模糊。他跪下抱着这块石头，呜呜哭了起来。

刘莺跑向一边摘了些野花，在编花环。听见哭声跑过来，双手轻轻摁在爷爷背上说：“爷爷，爷爷，好了，不哭了嘛，不要伤着身体。”他哪里听，哭得就跟小孩似的，连肩膀都在抖。刘莺蹲下来，把纸巾塞向他抓住石头的手里，塞不进去。刘莺就把他的头扳起来给他揩眼泪，令爷爷肩膀碰到自己软软的胸部，她也不觉。吴子宇不仅胳膊收缩，马上连呜咽都止住了，站起来，自己把泪水揩干净，始见秀云在一旁傻站着。

吴子宇脸上雨过天晴，走几步在野地里东张西望。秀云感慨向刘莺道：“爷爷当年学的是航空机械科，这里埋的一定有他的好友和同学，他所以才这样！”吴子宇听见说话回头大声说：“给我惊喜？啥子惊喜？我眼泪都哭了一水缸了！”秀云和刘莺互相看一眼，忍住不敢笑。

吴子宇又嚷道：“喂，墓碑呢？人的名字呢？”

刘莺说：“爷爷，说好了，不要眼泪又哭一水缸，才带你去看。”

秀云说：“不要哄爷爷！我们已经仔细找了一遍，没有赵芸的碑。刘莺，你陪爷爷就坐在这里，我再去碰回运气。”

吴子宇嚷道：“啊，你原来想找赵芸的碑？赵芸死也是死在驼峰航线的，他肯定没有埋在这里！不过你有孝心了，还是好，还



是好!”

秀云说：“哦，那就走。”手指着前方山包，“那里视野好，看得见一座塔，到那里去坐。”

吴子宇说：“看啥子塔！刘莺，你说了带我去看找的碑。”

秀云忙说：“爷爷，我们在这里找了很久，只找到几座有字的碑，走，带你去看。”

三个人在荒草丛中转一会儿。秀云找到的几座残碑，有的吴子宇没反应——上面根本无字，有的吴子宇说句不认识。到了刘莺清理出来的那个碑前，他蹲下看了几秒钟，便大叫起来：“符坚！符坚！”浑身在抖，秀云怕他血压升高出事情，慌忙将他接着。吴子宇生气挣扎道：“小子！放开我！”“爷爷，我怕你太激动了！”“我今天能在这里见到他，不激动不可能！”“呃，他是不是你们航机科的同学？不然你们就是战友！”“我没有见过他。我这个小毛头，我哪里当得到他的同学、战友！”

不远处伸出半块条石，吴子宇走过去坐下。对跟过来的秀云道：“这个符坚哪，是国军空军教官，打落多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刘莺刚才编的花圈放在空军坟碑石上，她又跑来跑去采野花，抱一衣兜野花过来道：“嘻，爷爷，听你讲故事！”掏手绢将吴子宇身边石头拂两下，就坐下来。她手要活动，吴子宇挪了挪，屁股倒坐一部分到草上去了。两米开外有根断裂横躺的老松，秀云走去在树干上坐着。

吴子宇说：“我没有故事讲！只记得一些符坚的传闻。他是个华侨，他是自家买的飞机，飞回国来参战。日本空军的王牌零式飞机，他就击落四架！最厉害的，他有一次护航我们的轰炸机，敌零

式机、东条式机十几架来拦截。一架零式敌机被他追击几百公里，在太湖上空击落！又有一次，日机轰炸陪都，零式机护航，他从敌后上方俯冲猛攻，紧追一架零式敌机至成都东北中江县上空，终于击落！

“他遇险的故事都很精彩！有一次，他降落伞都来不及带，就率机群紧急起飞。激战中，有个战友飞行员见他的机尾被打掉半边，飞机马上要栽跟斗，这飞行员强忍泪水，挥手向他诀别。想不到这架断尾巴飞机，他迫降成功了！他爬出飞机后，因为军服特别，百姓以为是日本人，拿起锄头钉耙，咬牙切齿围上来，要把他挖成肉酱！他马上掏出手枪，大吼，不准走拢！他见有个小学生模样的，就叫他过来，旁人不准动。他指着机翼问，你看，这上边是什么？小学生看了看说：是国徽！他松口气说，那你快告诉他们，我是中国飞行员！这样他才没有被挖成肉酱，反而被好好招待，吃了顿美餐！”

吴子宇说话声音很大，说累了，垂下头，眼睛落在刘莺编的花环上。刘莺抬起头，欲说又止，还是问：“符坚，那他……怎么牺牲的？”吴子宇像是愣一下，大声道：“他牺牲？他没有牺牲！他活到现在，我们死了，他还活着！”他顿一下，“连你们死了，再过三百年，他都还活着！”他站起来了，手握成拳头，用力击向空中。

“爷爷！”秀云赶快从树干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去，“我相信！”“你真的相信？”吴子宇盯住他，才不想被敷衍呢。“真的相信。”秀云这时才真的有点激动。

刘莺一边听一边在编花环，花环只比她的手掌大一点。吴子宇的话说完了，她花环已经编成了好几个。